

漢書第八

讀書雜誌四

高郵王念孫

陳勝項籍列傳

次所

又聞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
陳勝王張晏曰戍人所止處也師古曰張說非也此言
密於廣所次舍處旁側叢祠中爲之非戍人所止也念
孫案張說是也下文言卒皆夜驚恐則此次所明是戍
卒所止處非廣所止處也且篝火狐鳴所以驚戍卒也
若非戍卒所止處則篝火狐鳴何爲乎

兩勝廣

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勝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念
孫案此文本作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句廣素愛人士
卒多爲用上文魚腹中書及篝火狐鳴之語皆曰陳勝
王故卒中往往指目陳勝而吳廣不與焉吳廣素得士
卒心故忿尉辱己以激怒其眾見下而陳勝不與焉史
記陳涉世家作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句吳廣
素愛人士卒多爲用者是其證今本指目勝下有廣字
廣素愛人上又有勝字則與上下文不合

張楚

勝乃立爲王號張楚劉德曰若云張大楚國也張晏曰
先是楚爲秦滅已弛今立楚爲張也師古曰張說是也
念孫案張耳陳餘傳曰陳王今以張大楚以與同則劉說
不誤

蠭起

楚蠭起之將師古曰蠭起如蠭之起言其衆也念孫案
蠭起本作蠭午說見史記

諸軍

願爲諸軍決戰念孫案諸軍當依史記漢紀作諸君羽
此時但有二十八騎不得言諸軍也下文亦作諸君

脫二字

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眾念孫案史記秦始皇紀燕下有楚齊二字是也下文兩言九國之師又云陳涉之位不齒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是其證今本漢書及史記陳涉世家賈子文選竝脫楚齊二字

仰關

仰關而攻秦念孫案仰本作印古仰望字皆如此作師古注當云印讀曰仰此四字見於師古注者不可枚舉秦之地形高而諸侯之兵欲攻關中者皆仰嚮故云仰關也今流俗書本印字作叩非也以上師古注今本則正文注文印字皆改

爲仰又刪去卬讀曰仰四字矣卬卬字相似故卬誤爲
卬若本是仰字何緣誤爲卬乎

阡陌

躡足行伍之間而免起阡陌之中如淳曰時皆辟屈在
阡陌之中也念孫案阡陌本作什伯此因什伯誤作仟
伯故又誤作阡陌耳今本漢書及史記陳涉世家賈子
文選皆誤作阡陌唯秦始皇本紀作什伯羣書治要引同集解
引漢書音義曰首出十長百長之中如淳曰時皆辟屈
在十百之中據此則正文及如注皆本作什伯明矣陳
涉世家索隱亦作什伯注云謂在十八百人之長也本今

什伯誤作什伯十人誤作千人與匈奴傳索隱不合且下文云將數百之眾則不得言千明矣匈奴傳索隱引續漢書百官志云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長五家又引過秦論云俛起什百之中此皆其明證上言行伍故下言什伯淮南兵略篇所謂正行伍連什伯也或謂陳涉起於田閒當以作阡陌者爲是不知陳涉起於大澤乃爲屯長時事非爲耕夫時事上文先言眡隸之人後言遷徙之徒此文行伍什伯皆承遷徙之徒言之下文適戍之眾又承行伍什伯言之躡足行伍之閒免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眾四句一意相承皆謂戍卒也若作阡陌則與上下文不類矣

棘矜

鉏耰棘矜不敵於鉤戟長鎗服虔曰以鉏柄及棘作矛
矜也師古曰服說非也耰摩田器也棘戟也矜與矜同
謂矛鋌之把也言往者秦銷兵刃陳涉起時但用鉏耰
及戈戟之矜以相攻戰也念孫案方言曰矜謂之杖棘
矜謂伐棘以爲杖也淮南兵略篇曰陳勝伐櫟棗而爲
矜義與此同伐棘爲矜卽上文所云斬木爲兵也後徐
樂傳曰陳涉起窮巷奮棘矜嚴安傳曰陳勝吳廣起窮
巷杖棘矜史記淮南厲王傳曰適戍之眾鑿鑿棘矜義
竝與此同師古以棘爲戟非也下文鉤戟長鎗乃始言

戟耳

張耳陳餘傳

庸奴其夫亡邸父客

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亡邸父客王楸曰史記謂
嫁庸奴亡其夫是夫本庸奴又亡去也班史削去嫁亡
二字義便不同念孫案王說非也史記本作庸奴其夫
亡去抵父客無嫁字辯見史記

乃

乃求得趙歇宋祁曰乃求舊本作仍求非是念孫案說
文仍從乃聲仍乃聲相近故字亦相通周官司几筵凶

事仍几故書仍爲乃鄭司農讀爲仍是仍字古通作乃也爾雅仍乃也則仍可訓爲乃史記匈奴傳乃再出定襄漢書乃作乃淮南道應篇盧敖乃與之語今本脫乃字據蜀志邵正傳注引補論衡道虛篇乃作仍是乃字古亦通作仍也東朔傳迺使大中大夫吾邱壽王水經渭水注引迺作仍閩粵傳迺悉與眾處江淮之閒通典邊防二迺作仍子京未識古字故以爲非而改之

尙魯元公主

尙魯元公主如故師古曰尙猶配也易泰卦九二爻辭

曰得尙于中行王弼亦以爲配也

案尙之爲配古無此訓辯見周易諸

言尙公主者其義皆然而說者乃云尙公主與尙書尙

會同意訓尙爲主言主掌之失其理矣公主旣尊又非物類不得以主掌爲辭史記索隱曰韋昭曰尙奉也不敢言取崔浩曰奉事公主小顏云尙配也恐非其義引之曰小司馬說是也公主尊故以奉事爲辭王吉傳漢家列侯尙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詘於婦則所謂尙者乃奉事之稱國人承翁主承亦奉也不得以尙爲配又司馬相如傳卓王孫自以得使女尙司馬長卿晚師古曰尙猶配也義與尙公主同今流俗書本此尙字作當蓋後人見前云文君恐不得當故改此文以就之耳念孫案此尙字卽當字也與尙公主之尙

不同古字當與尙通

史記魏其武安傳非大王故一本立當誰立哉漢書當作尙

作當廣雅配當也當可訓爲配尙則不可訓爲配

魏豹田儋韓王信傳

陽爲

儋陽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師古曰陽縛其

奴爲殺奴之狀也今流俗書本爲字作僞非也陽卽僞

耳不當重言之念孫案爲字古通作僞

古書爲字多作僞說見史記淮

南衡山傳

陽僞卽陽爲史記作爲本字也漢書作僞僭字也

師古不識古字而讀爲詐僞之僞故改僞作爲而反以

古本爲俗本

韓彭英盧吳傳

蓐食

迺晨炊蓐食張晏曰未起而牀蓐中食引之曰方言蓐厚也厚食猶言多食說見經義述聞秣馬蓐食下

又

淮陰少年又侮信念孫案此又字非承上之詞又讀爲有言少年中有侮信者也古字通以又爲有說見史記

正作少年有侮信者

或曰漢書何以無者字曰者字可有可無下文人有言上亦無者字

唯信亦以爲大王弗如也唯天子亦以爲國

器唯上亦難焉唯其人之瞻知哉

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
弗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爲大王弗如也師古斷
唯字爲句注云唯應辭念孫案唯信亦以爲大王弗如
也當作一句讀唯讀爲唯言非獨大王以爲弗如雖信
亦以爲弗如也雖字古多僭作唯注並曰唯或爲唯表記唯天子受命於天注曰唯當爲
雖荀子性惡篇曰今以仁義法正爲固無可知可能之
理邪然則唯禹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楊倞
曰唯讀爲唯秦策曰樊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大大王唯
儀之所甚願爲臣者亦無大大王樊邑之王所甚憎者
無先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史記張儀傳
唯皆作唯史記汲黯傳宏湯漢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
也漢書唯作唯又大戴禮虞戴德篇曰君以聞之唯某
無以更也墨子尚同篇曰唯欲母與我同將不可得也
荀子大略篇曰天下之人唯各持意哉然而有所共子

也趙策曰君唯釋虐僞疾文信猶且知之也史記范雎傳曰須賈問曰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司馬相如傳曰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而南夷不爲用唯大臣亦以爲然唯竝與雖又偕作惟且淮南精神篇不識天下之以我備其物與同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惟與雖同

史記淮陰侯傳作惟信亦爲大王不如也則不得斷惟

字爲句而讀爲唯諾之唯矣又案韓長孺傳曰士以此

稱慕之唯天子亦以爲國器今本亦字誤在上句士字下據顏注云天子一人亦

以爲國器則亦字在下句明矣史記汲黯傳宏湯溪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語意正與此同今改正史記韓

長孺傳亦字亦在上句則唯讀爲雖言不獨士稱慕之後人依誤本漢書改之耳

雖天子亦以國器許之也師古曰言臣下皆敬重之天

子一人亦以爲國器云天子一人則是訓唯爲獨失其

指矣又金安上傳曰敞爲八正直敢犯顏色左右憚之
唯上亦難焉唯亦讀爲雖言不獨左右憚之雖上亦難
之也師古曰臣下皆敬憚唯有天子一人亦難之又失
之矣又楊雄傳曰唯其人之瞻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爲
也唯亦讀爲雖文選解嘲正作離師古曰非唯其人瞻
知乃會時之可爲也又失之矣

令齊趙

令齊趙共擊楚彭城念孫案令當依史記作合謂漢與
齊趙合而共擊楚也

必不爲二子所禽矣

願君畱意臣之計必不爲二子所禽矣念孫案必不爲
二子所禽矣本作不句必爲二子所禽矣不與否同言
若不用臣之計則必爲二子所禽也史記作否必爲二
子所禽矣是其證後人不知不字自爲一句而以不必
二字連讀遂不得其解而改不必爲必不以爲陳餘用
李左車之計則必不爲二子所禽不知上文明言兩將
之頭可致戲下豈特不爲所禽而已乎弗思甚矣通典
三作不然必爲所禽矣通鑑漢
紀二作否則必爲二子所禽矣

未肯擊前行恐吾阻險而還

且彼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阻險而還師古